



# 十二把椅子

伊利夫 彼德羅夫 合著

03388

820(z)  
2725

蘇聯 伊利夫 彼得羅夫 合著

# 十二把椅子

庫克雷尼克斯 插畫

費明君 譯



泥土社

## 內 容 介 紹

十二把椅子是伊利夫和彼得羅夫在一九二七年合作的第一部諷刺小說。書中刻劃殘留在蘇維埃社會中的一批舊時代的殘滓——一個沙皇時代的貴族在國民經濟恢復期間，企圖盜回岳母隱藏在十二把椅子中某一把裏的財寶，來作他個人的享受，因而和流氓合作；他們在使盡種種計策和經過各種遭遇之後，方才發現蘇維埃政府已經把這些財寶，替工人們建造了一幢華麗的工人文化宮，供給勞動人民進行文娛活動。顯示出新的和舊的思想，以及爲個人、爲人民的世界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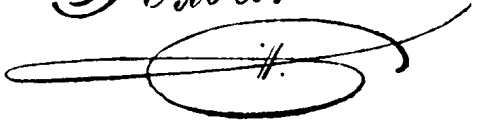
兩位作者用他們特有的尖銳的諷刺現實的筆法，巧妙地刻劃新時代中一切卑污可笑的現象，爲新時代的人們製造了不少“健康的笑料”。西蒙諾夫曾說：“伊利夫和彼得羅夫的長篇小說十二把椅子……用諷刺筆法正確地反映了許多缺點，陰暗面，二十年代的反面典型。……這些典型在現代的讀者心裏永誌不忘，不是沒有原因的。”



Илья Ильич и Евг. Петров

# 12 Стульев

Роман



Издание 5-е



Федерация

目次

第一編 史大羅格拉德的獅子

一	兩家壽器店	九
二	丕特霍娃夫人的去世	二
三	照妖鏡	三
四	旅行	四
五	大冒險家	四
六	寶石的海市蜃樓	五
七	染白頭髮的犧牲	六
八	小偷	六
九	頭髮的行踪	九
一〇	銅匠、鸚鵡、女巫	一〇
一一	傢具的去向	一六
一二	熱情的女性	二三

一三	和愛人的會面	二五
一四	反革命團體	二四

## 第二編 莫斯科

一五	椅子的洪水	二九
一六	公共住宅	二七
一七	各位市民、尊敬床墊罷！	二八
一八	傢具博物館	二九
一九	歐洲式的記名投票	二〇
二〇	神父的追蹤寶物	二四
二一	拍賣椅子	二六
二二	馬達姆·愛樂契卡	二四
二三	諷刺家阿韋沙羅姆·甫拉迪米羅維契	二六
二四	裸體的技師和大冒險家	二八
二五	兩個地方的見面	二九
二六	到監獄去的行李	三〇

二七	追尋燕子行踪的寡婦	三二
二八	椅子的遭災	三九
二九	柯爾姆巴劇場	三一

### 第三編 丕特霍娃夫人的寶物

三〇	伏爾加河的夜間惡魔	三五
三一	兩個影子	四五
三二	從樂園中被逐	五五
三三	全宇宙象棋大會	六六
三四	誰也不愛	六五
三五	孔雀石水池	七一
三六	綠色的海岬	九一
三七	在雲層上	四八
三八	寶物!!	四九

\*

譯後記	四四
-----	----



## 插圖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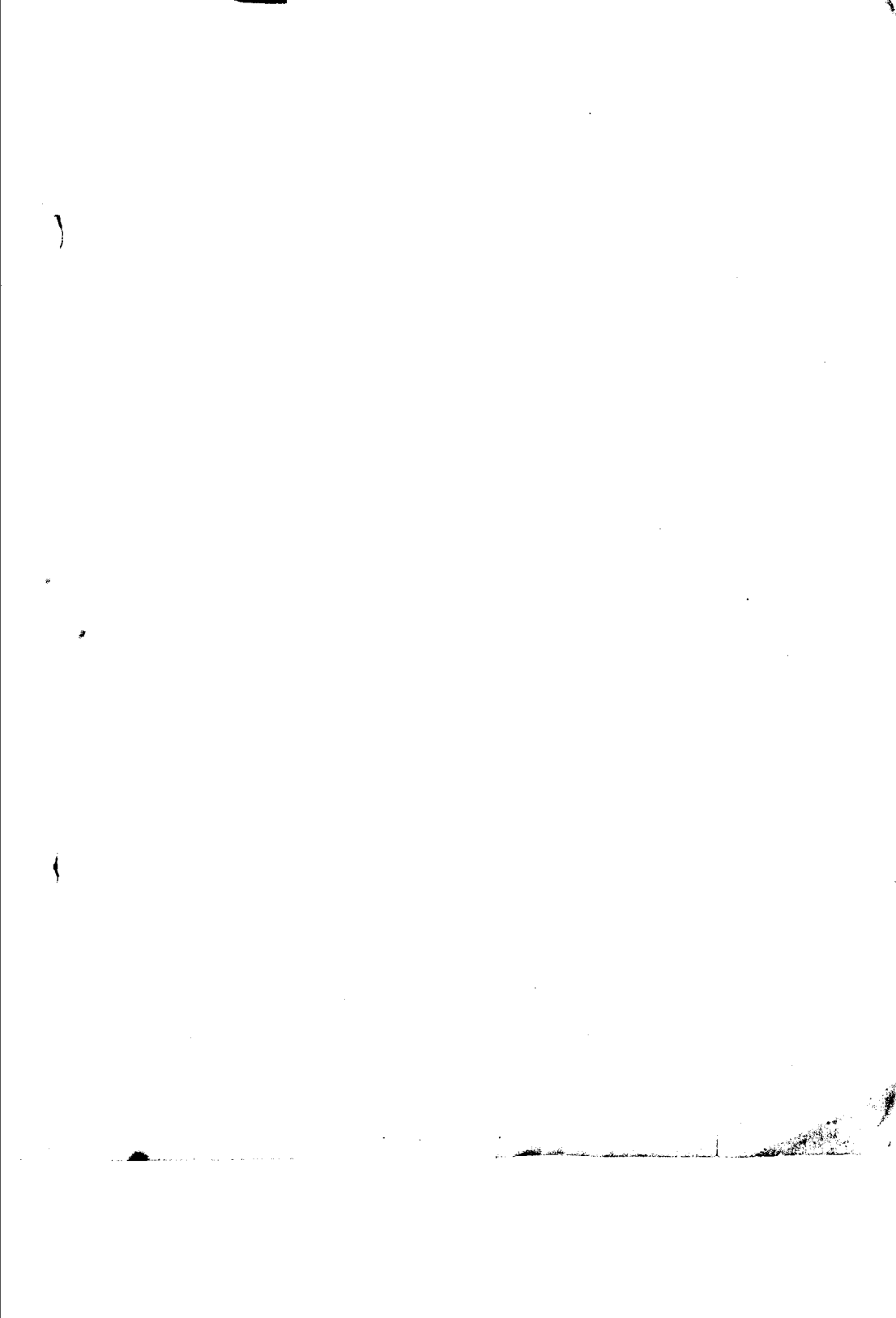
- 〔一〕 水還沒有打，皮鞋也沒有擦…………… 三
- 〔二〕 「我在坐墊裏面，縫進了許多金剛鑽。」…………… 二七
- 〔三〕 「噯，幫我一下，我可剪不好鬚鬚。」…………… 二九
- 〔四〕 「不過，……要喝酒該不是一件壞事吧？」…………… 五〇
- 〔五〕 在這個人的指揮之下，進行合唱…………… 七
- 〔六〕 「這是已經國有化了的財產。」…………… 九
- 〔七〕 「她是一個熱情的女性，有着詩人的幻想…………… 一三
- 〔八〕 「現在希望各位認捐……………」…………… 一五
- 〔九〕 無次數的探測有沒有頂住屁股的東西…………… 一六
- 〔一〇〕 在彈簧民主式的響聲上安眠，多麼甜蜜！…………… 一八九
- 〔一一〕 「還有再比我美麗的女性不成？」…………… 二五九
- 〔一二〕 把手伸到臂肘才止…………… 三〇
- 〔一三〕 「請別打擾我們的練習！」…………… 三六
- 〔一四〕 大冒險家在火車後面跑了二十公里…………… 四〇
- 〔一五〕 「寶石在那裏？」「瞧，在這裏！」…………… 四四

十二把椅子



第一編

史大羅格拉德的獅子



## 一 兩家壽器店

在鄉城且縣裏，特別多的是理髮店和壽器店；好像這個城市的人一生下來，是爲了剃好頭、修好面，就要死掉似的。但是實際上，這個城市裏既少出生的人，也少有到理髮店去的客人，而更少死人。且縣的生活實在是非常安靜的。春天的夜裏，在溫和的月光下，道路像銀帶似地閃着光。城裏的青年，儘是跟住縣政府職員工會女書記的屁股；因此，減低了她的收集會費的效能。

伊坡里特·馬托葉維剷除去中午休息的三十分鐘之外，每天從早晨九點鐘到黃昏五點鐘，儘是登記戀愛和結婚、死亡和出生的報告，但是他本人，對於那種問題，却沒有一點兒興趣。

每天早晨，岳母克拉芙佳·伊凡諾芙娜替他準備好的熱牛奶，他啾啾的一口氣喝完，就跑出灰暗的家，走到明朗而廣闊的街上去。那是這一縣裏面最熱

闊的街道。緊靠左邊，是寧芙壽器店，可以隔着窗玻璃看到貼有銀紙的棺材。它的對面，是倍善邱克棺木店，地板上雜亂地堆着積滿灰塵的棺材。它的隔壁，是庇葉爾·康斯坦丁理髮店，掛着『修染指甲兼行按摩』的招牌；又在它的正對面，有一家附設理髮店的旅館。旅館旁邊有一片相當廣闊的空地，一頭淡黃色的小牛正不斷地舔着一塊扔在那裏的長招牌，那上面寫着『歡迎社壽器舖』字樣。

雖然有這麼多的壽器舖，但是顧客很少。在伊坡里特·馬托葉維契搬到耳縣來住的三年之前，歡迎社壽器舖已經破了產，而那棺木店的老闆倍善邱克因為老是喝酒，有時，幾乎把自己造的最上等的棺材，要放進當舖裏去。

耳縣裏很少發生死人的事情。那情形，伊坡里特·馬托葉維契比無論那一個都要知道得清楚些。因為他是縣政府戶籍課的職員，獨自一個人做着工作：登記死亡、出生、結婚的報告。

伊坡里特·馬托葉維契的辦公桌，活像一塊古老的棺材蓋。左角已經被老鼠咬壞了。高堆在桌子上面的，是桃色的文件夾，那裏面，都是這一小縣全體居民的身份調查表；它們的重量，使這張不中用的桌腳，常常發出喀吱喀吱的聲音。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是星期日。伊坡里特·馬托葉維契照平日一樣，在七點半鐘醒過來了。首先戴上十年以前風行過的金邊夾鼻眼鏡。他不戴普通的眼

鏡。有一次，他因為夾鼻眼鏡不太衛生，曾經特地到眼鏡店去，買來一副沒有金邊的眼鏡。他雖然喜歡那副眼鏡，但他那去世的妻子却說：「戴上這副眼鏡，就活像是個米柳珂夫。」因此他趕緊把它送給縣政府的門房。門房固然不是近視眼，倒也立刻戴慣了，很高興地戴着。

「好！起來！」

伊坡里特·馬托葉維契對自己發出號令，很高興的從臥床上起身，然後把多毛的腿伸進條紋的舊褲，穿上皮鞋。五分鐘之後，他穿好有星形花紋的背心，披上年代相當悠久的上裝。伊坡里特·馬托葉維契拂去鬍鬚上沒有揩完的水滴，胡亂的擦一下耳垂，捋了捋聳起的鬍鬚，然後小心地梳好稀薄的頭髮，看着鏡子微微一笑，這才走到岳母伊凡諾芙娜的房間裏去。

「伊坡……里……特！」她像等得不耐煩似地喊着：「我做了一個夢，非常的壞。」

伊坡里特·馬托葉維契對岳母從頭到脚的俯視了一眼。他因為身子高到一百八十五公分，所以很適宜於這樣多少帶些輕蔑性的俯視。

● Nymph

希臘神話及西歐傳說中出現的山、河、森林等女神的總稱，為一種自然的靈格。

● II. H. MUKOM (1899. ?) 十月革命後反蘇聯的頭子，後亡命法國巴黎。



克拉美佳·伊凡諾芙娜繼續說下去：

「我在夢裏，見到去世的瑪莉亞，她披著頭髮，束着金色腰帶。」

她的聲音高得出奇，連油燈都震得噁噁發抖。

「我真擔心，會不會發生什麼不吉利的事情，害怕得很……」

她最後的話說得特別用力，幾乎會使伊坡里特·馬托葉維契稀薄的頭髮向四處飄散。他覺起額角上的皺紋，竭力平靜地說：

「媽媽，不要緊。您打了水沒有？」

水還沒有打。皮鞋也沒有擦。伊坡里特·馬托葉維契討厭他的岳母。她有些粗鹵而且愚笨。加上年紀雖老，有些東倒西歪，却還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死。何況又是一個吝嗇不堪的小氣鬼。祇不過因為伊坡里特·馬托葉維契薪水太少，雖想多少措些油，而事實上辦不到。說起她的聲音，倒是特殊的低音，連雷聲都要為之退避三舍。還有一件討厭的事情，伊凡諾芙娜老愛說夢話。她不斷的做着夢。做來做去的夢，都是一些束金帶的女兒、戎裝的龍騎兵的馬、彈勃拉拉伊卡的門房、高貴的天使之類。更有一點，她本人實在是一個庸俗的老婆子。甚至，她鼻子下，還生着筆鋒似的髭鬚。

① *Datarauna*

俄羅斯的三絃或兩絃琴，類似我國的三絃。